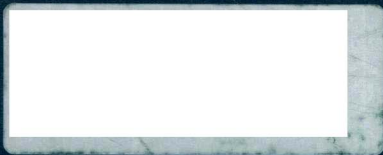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章婴译著全集



第六卷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# 草婴译著全集

第六卷



克鲁采奏鸣曲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婴译著全集. 第六卷/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著; 草婴译.

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350-2

I. ①草… II. ①列… ②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52432号

发 行 人: 陈 徽

策 划: 姜逸青 郑 理

责任编辑: 夏 宁

装帧设计: 周志武

书 名: 草婴译著全集. 第六卷

作 者: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

译 者: 草 婴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9.25

插 页: 7

字 数: 444,000

印 次: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50-2/I · 5071

定 价: 11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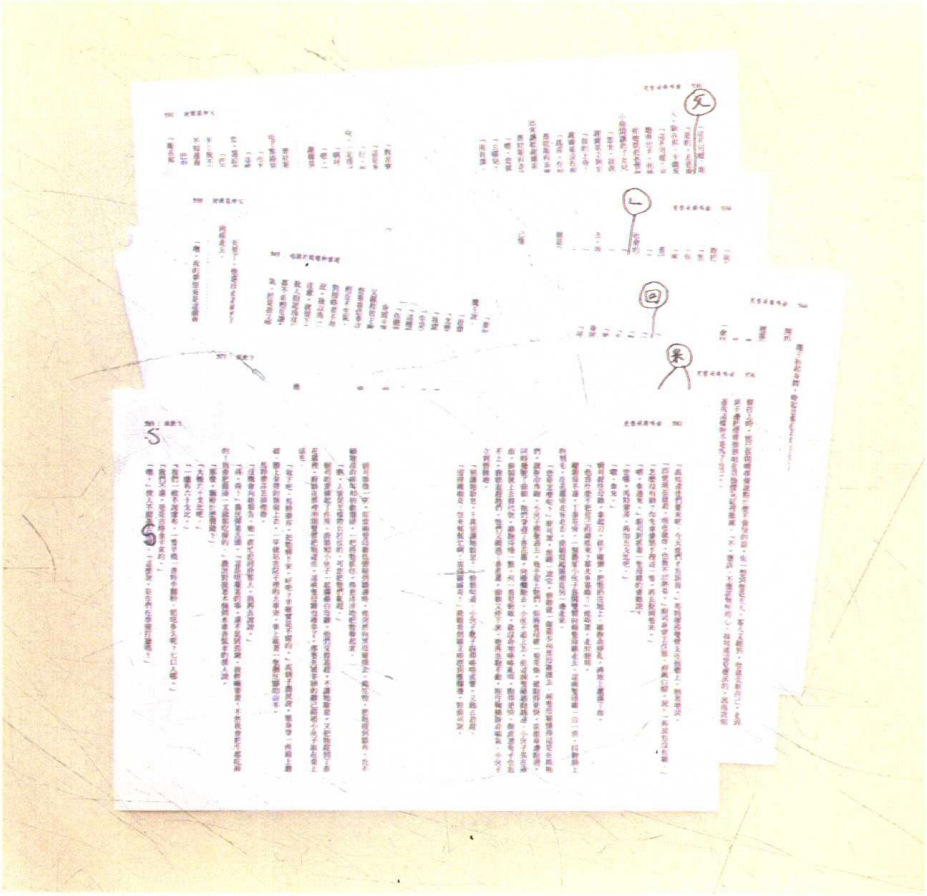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778045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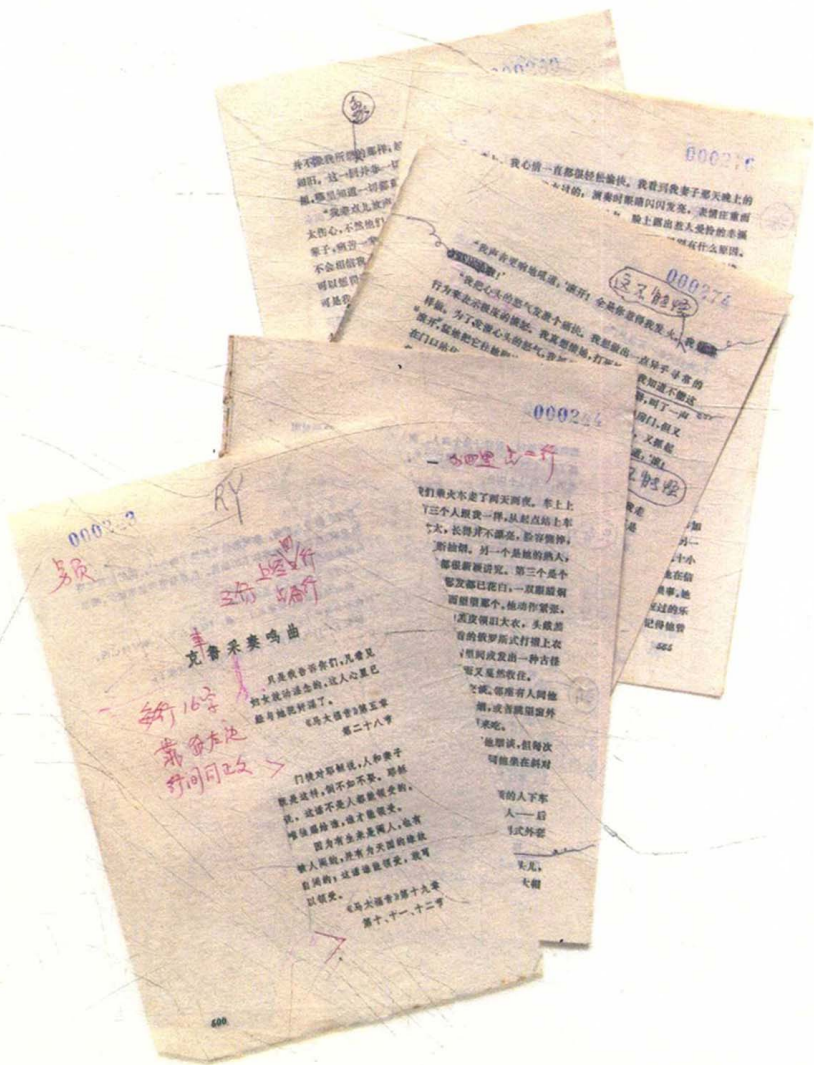
草嬰于公寓門前。



1988年10月，草婴在译协联欢会上。  
草婴与翻译家薛范。



台版《克鲁采奏鸣曲》修订稿。



《克鲁采奏鸣曲》修订稿。

高加索俘虏(往事) / 001

人靠什么生活 / 029

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 / 055

傻子伊凡的故事 / 071

雇工叶密良和空大鼓 / 101

霍斯托密尔——一匹马的身世 / 111

疯人日记 / 155

伊凡·伊里奇的死 / 169

小俄罗斯传说《四十年》的结尾 / 229

三个儿子(寓言) / 235

苏拉特的咖啡馆 / 239

克鲁采奏鸣曲 / 247

魔鬼 / 345

《魔鬼》结局的异稿 / 397

弗朗索瓦丝 / 401

(根据莫泊桑小说《港口》改写)

代价太高 / 411

(根据莫泊桑小说《死刑犯》改写)

因果报应 / 415

年轻沙皇的梦 / 427

寓言三则 / 439

东家与雇工 / 449

谢尔基神父 / 501

树皮屋顶上蜂窝的两种不同历史 / 553

地狱的毁坏和重建(传说) / 559

未完成稿

母亲 / 579

谁对? / 591

## 高加索俘虏

(往事)

### 1

高加索有位军官，出身贵族，名叫齐林。

一天，他收到家里老母来信。她在信里写道：“我老了，很想在死以前再看爱儿一眼。你来给我送终，把我落葬，然后平平安安回部队去。我还给你找了个媳妇：人又聪明；又漂亮，又有财产。你要是喜欢，可以娶她，从此留在家里。”

齐林考虑起来：“老太太身体的确很差，说不定真的要见不着她了。我得回去一下；姑娘要是长得俊，结婚也可以。”

他向团长请了假，跟同僚们告了别，请下属喝了四桶伏特加，动身回家。

当时高加索在打仗，大路上不论白天黑夜都不能通行。俄罗斯人只要一离开要塞，不管骑马还是步行，鞑靼人就会把他打死，或者劫到山里。因此上面规定，要塞之间一星期两次由士兵护送，头尾都是士

兵,老百姓夹在中间。

事情发生在夏天。那天天一亮车队在要塞外集合,护送兵也来了,大家上路。齐林骑马,他的行李车夹在车队中间。

他们要走二十五俄里路。车队走得很慢,一会儿士兵停下来歇脚,一会儿谁的车轮掉了或者马站住不走,大伙儿只得停下来等。

太阳已过中天,车队才走了一半路。路上尘土飞扬,烈日炙人,酷暑难当,无处可以藏身。一片精光的原野,路上没有一棵树,也没有一丛灌木。

齐林独自骑马走在前头,他停下来等着车队。他听见后面的号角声,知道车队又休息了。齐林想:“不用士兵护送,我一个人走怎么样?我的马很好,遇上鞑靼人,我可以跑掉。走不走?……”

他站在那里考虑着。一个叫科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马跑上来说:

“齐林,我们自己走吧。我累坏了,真想吃点东西。天气又热,我身上的衬衫都快拧得出水来了。”

科斯狄林是个胖子,脸色通红,满头大汗。齐林想了想说:

“你的枪装上子弹了吗?”

“装上了。”

“那好,咱们走吧。只是说定了,千万别走散。”

他们骑马沿大路走去。这一带是草原,视野很开阔。他们一面说话,一面向两边张望。

一走完草原,就有一条大路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。齐林说:

“得跑到山上看看,万一有人从山后冲出来,你也看不见。”

科斯狄林却说:

“看什么？往前走就是了。”

齐林没有听他的话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你在下面等一下，我去看看就来。”

他纵马由左边上山。齐林骑的是一匹猎马（是他花一百卢布从马场买来的一匹小马，亲自调教长大的），那马仿佛插了翅膀，飞也似的把他带上峭壁。刚登上山头一看，在他前面约五十俄丈<sup>①</sup>的地方站着一群骑马的鞑靼人，大约有三十个。他一看见他们转身就走。鞑靼人也看见了他，纵马向他跑来，一面跑，一面从枪套里拿出枪。齐林全速向峭壁下驰去，对科斯狄林叫道：

“把枪拿出来！”同时心里对马说，“宝贝，挺住，别绊脚，你一绊，我就完了。只要拿到枪，他们就抓不住我了。”

科斯狄林一看见鞑靼人，也不等齐林，就拼命向要塞跑去。他的鞭子忽左忽右地抽着马，在滚滚的尘土中只看见马尾巴在不断摆动。

齐林一看，事情不妙。枪被带走了。单凭一把刀是对付不了的。他想勒转马，回到士兵那儿逃命，却看见有六个人从边上向他冲来。他的马很好，但他们的马更好，而且是向他横冲过来的。他想减速掉头往回跑，可是马在往前飞奔，他勒不住，竟向他们直冲过去。他看见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骑一匹灰马正在逼近他。那鞑靼人尖声叫嚷，龇牙咧嘴，手里端着枪。

“哼！”齐林想，“我可知道你们这些恶鬼。要是把我活捉，你们就会把我投入牢里用鞭子抽打。我不能让你们活捉。”

齐林个儿虽不高，胆量可不小。他拔出马刀，纵马直奔红胡子，心

---

① 约 100 米。

里想：“我不是用马撞，就是用刀砍。”

齐林跑到离他还有一马距离的地方，有人从背后向他开枪，子弹打中了马。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，把齐林的一条腿压住。

齐林想爬起来，可是有两个臭烘烘的鞑靼人坐到他身上，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。他拼命挣扎，甩掉身上的鞑靼人，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跳下马来，用枪托敲打他的脑袋。他眼睛发黑，身子摇晃起来。鞑靼人把他抓住，从鞍上解下备用的马肚带，把他的双手反绑，打了一个鞑靼式的结，把他拖到马鞍旁。他的帽子被打落，靴子被剥下，全身被搜遍，钱和表都被拿走，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。齐林回头看看他的马。这可怜的畜生仍侧身躺着，只有四脚还在空中乱踢，触不到地面；头部有一个洞，洞里不断涌出黑血，周围一俄码<sup>①</sup>的尘土都被血浸透了。

一个鞑靼人走到马跟前，动手解鞍子。马一直在挣扎，鞑靼人拔出匕首把它的喉管割断。喉咙里发出嘶声，它抽搐一下就断了气。

几个鞑靼人解下马鞍、挽具。红胡子骑上马，另外几个鞑靼人把齐林抬到他的马背上，用皮带把齐林和红胡子拦腰捆在一起，免得他从马上滑下，然后把他驮往山里。

齐林坐在鞑靼人后面，身子左右摇摆，脸撞着鞑靼人臭烘烘的脊背。他只看见前面鞑靼人强壮的脊背、筋脉毕露的脖子和帽子底下剃得发青的后脑勺。齐林的脑袋被打破，眼睛上的血凝住了。他在马上既不能变换姿势，也不能把血擦去。他的双手被绑得太紧，锁骨疼得受不了。

他们翻山越岭，走了很久，又涉过一条小河，走上大路，进入谷地。

---

① 1 俄码合 0.71 米。

齐林很想看清他们走的路,但眼睛被血糊住,身子也不能转动。

天黑下来了。他们又过了一条小河,开始攀登石山。已能闻到炊烟的味道,群犬叫个不停。

他们来到一个山村。鞑鞑人都下了马,鞑鞑孩子聚拢来把齐林团团围住。他们高兴地尖叫,向他投掷石子。

鞑鞑人赶开孩子,把齐林从马上解下,叫唤工人。来了一个诺盖人,他颧骨很高,只穿一件衬衫。那衬衫已很破烂,露出整个胸膛。鞑鞑人向他吩咐了一番。那工人拿来一副足枷:两块装有铁环的栎木,其中一个铁环上有锁孔和挂锁。

他们给齐林解开双手,戴上足枷,把他带到一间板棚。他们把他往板棚里一推,锁上门。齐林倒在马粪上。他歇了歇,在黑暗中摸到软一点的地方躺下来。

## 2

齐林几乎通宵没有合眼。昼长夜短,他从墙缝里看见天已蒙蒙亮。齐林爬起来,把墙缝挖得大些,往外张望。

他从墙缝里看见有一条路通到山下,右边有一座鞑鞑式平顶石屋,屋旁有两棵树。一条黑狗躺在门槛上,一只母山羊带着几只小尾巴一翘一翘的小山羊在屋外走来走去。他看见一个年轻的鞑鞑女人从山下走来。她身着花衬衫,没系腰带,穿着长裤和靴子,头上垫着一件长衣,顶着一只洋铁大水罐。她弯着腰走路,脊背微微抖动,手里拉着一个只穿衬衫的光头孩子。鞑鞑女人顶着水罐走进屋里。昨天那个红胡子从

屋里出来，身穿绸大褂，腰带上插着一把银匕首，赤脚套着一双软鞋，头上一顶黑羔皮高帽推在脑后。他走到屋外，伸了个懒腰，抹了抹红胡子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对工人吩咐了几句话，走了。

后来有两个孩子骑马去饮水。马嘴和鼻子都是湿漉漉的。又有几个光头孩子跑出来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，没有穿裤子。他们聚在一起，走到板棚前，拿树枝往墙缝里捅。齐林对他们大喝一声，孩子们吓得尖声直叫，飞跑开去，只看见他们的光膝盖一亮一亮。

齐林渴得要命，很想喝水。他正希望有人来查看，忽然听见板棚的门锁响。红胡子走进来，同来的还有一个身材略小、脸色黝黑的鞑鞑人。这个鞑鞑人眼睛乌黑，脸色红润，留山羊胡子，剃平顶头。他乐呵呵的，脸上一直挂着笑容。这个黑脸鞑鞑人衣着更讲究，蓝色绸大褂上绣有金银线，腰里插着银柄大匕首，脚穿红色山羊皮软鞋，鞋上也绣有金银线，软鞋外面套着一双厚皮鞋；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白色羔皮帽。

红胡子走进来，嘴里说着什么，仿佛在骂人，然后站住，用臂肘支着门框，转动匕首，像狼一样斜睨着齐林。黑脸很活跃，仿佛全身都是弹簧，不断来回踱步。他走到齐林跟前蹲下，露出牙齿，拍拍齐林的肩膀，急急地叽里咕噜说着他们的话。他挤挤眼睛，弹着舌头，不断地说：“乌国佬，好！乌国佬，好！”

齐林一点也不懂，就说：

“喝，给我点水喝！”

黑脸笑了。

“乌国佬好。”他说个不停。

齐林用嘴唇和手示意他要水喝。

黑脸明白了，笑起来，望望门外，喊道：

“季娜!”

一个十三四岁的瘦女孩跑进来，她的相貌很像黑脸，看样子是他的女儿。她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，脸蛋漂亮。她穿一件宽袖蓝色长衬衣，不束腰带。衬衣的下摆、胸部和衣袖上都有红色滚边。她穿着长裤，脚穿软鞋，外套一双高跟皮鞋；脖子上挂着一串银币，都是半卢布的。她没有包头巾，留着一条乌黑的辫子，辫子上扎着缎带，缎带上吊着金属片和一个银卢布。

父亲吩咐她去做件什么事。她跑出去，回来提着一个小洋铁罐。她给了他水，蹲在地上，两个膝盖竖得比肩膀还高。她蹲在那里，睁大眼睛看齐林喝水，仿佛看着一头野兽。

齐林喝了水，把水罐还给她。她就像一只野山羊那样跳开去，逗得她爹都笑起来。他又差她到什么地方去。她拿起水罐跑掉，接着用一块圆板端来淡面包，又蹲下来，弯下腰，目不转睛地瞧着齐林。

鞑靼人都走了，板棚又锁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诺盖人走过来对齐林说：

“哎达，老板，哎达!”

他也不懂俄语。齐林猜想是叫他到什么地方去。

齐林戴着足枷迈不开步子，走路一瘸一拐。他好不容易跟着诺盖人走出板棚。他看见这里是个鞑靼人的村子，有十来户人家，还有一座带小塔楼的鞑靼教堂。一座房子旁边停着三匹备鞍的马，由几个孩子拉着。那个黑脸鞑靼人从房子里跑出来，招招手要齐林过去。他脸上挂着笑容，嘴里说着鞑靼话，走进屋去。齐林跟着他走进去。正房很好，墙壁都用泥抹得溜光。前面靠墙摆着花花绿绿的垫子，两旁挂着贵重的壁毯，壁毯上挂着步枪、手枪和马刀，都镶着银饰。一边墙脚有一